春秋左傳正義

春秋正義卷第十七　宣公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敕撰

經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無傳賊討國復二十一月然後得葬楚子圍鄭前年盟辰陵而又徼事晉故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晉上軍成陳故書戰邲鄭地

疏注晉上至鄭地　正義曰此一軍成陳兩軍不成陳成陳者雖少以戰為文案昭二十三年雞父之戰六國成陳而楚不成陳成陳者多而以敗為文者六國雖衆楚為兵主楚既未陳故以獨敗為文與此異也

國十二月無戊寅戊寅十一月九日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蕭宋附庸

【疏】注蕭宋至九日　正義曰莊十二年宋萬弒閔公蕭叔大心者宋蕭邑之大夫也平宋亂立桓公宋人嘉之以蕭邑封叔爲附庸莊二十三年蕭叔朝公是其事也此年楚子滅蕭定十一年宋公之弟辰入于蕭以叛則此後復爲宋邑也杜以長歷校之十二月無戊寅戊寅乃是十一月九日此不言月誤長歷云日月必有誤者案傳稱師人多寒若是十一月則今之九月未是寒時當月是而日誤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晉衛背盟故大夫稱人宋華椒承羣偽之言以誤其國宋雖有守信之善而椒猶不免譏清丘衛地在今濮陽縣東南

【疏】注晉衛至東南　正義曰傳云盟曰恤病討貳陳貳於楚而宋伐之衛救陳不討貳也楚伐宋而晉衛不救不恤病也是晉衛

背盟故貶其大夫而稱人曹是小國貶與不貶俱當稱人故不言曹也明年傳稱君子曰清丘之盟唯宋可以免則宋不違盟而亦貶宋卿者彼晉衛曹並皆僞妄華椒承羣僞之言以誤其國致使宋爲盟故伐陳衛人救之楚人討之伐陳恐楚被伐無救宋雖有守信之善而椒猶不免譏者爲諸國失信而累及椒也晉衛不信乃在盟後非是心欲不信而妄作此盟當盟之時未有不信之狀在後違約不可豫知而亦并責椒者君子結交當擇善而從之所與不善必將敗績椒與不信約盟則是不信之黨雖獨守信并亦貶之戒後之人使擇交也

宋師伐陳

衛人救陳背清丘之盟

傳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臨哭也大宮鄭祖廟且巷出車

吉 出車於巷示將見遷不得安居 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 陴城上俾倪皆哭所以告楚窮也 楚子退師鄭人脩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 哀其窮哭故為退師而猶不服故復圍之九十日 入自皇門至于逵路 塗方九軌曰逵 鄭伯肉袒牽羊以逆 肉袒牽羊示服為臣僕 曰孤不天 不為天所祐 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 翦削也 若惠顧前好 楚鄭世有盟誓之好

徼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周厲王宣王鄭之所自出也鄭桓公武公始封之賢君也願以是福于此四君使社稷不滅泯猶滅也使改事君夷於九縣楚滅九國以爲縣願得比之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退一舍以禮鄭潘尫入盟子良出質潘尫楚大夫子良鄭伯弟

【疏】注臨哭至祖廟　正義曰案雜記云客致含願託請臨襄十二年傳吳子壽夢卒臨于周廟故云臨哭也宮即廟也衆

其尊貌則謂之爲廟言其牆屋則稱之爲宮大宮宮之大者鄭祖廟者謂鄭大祖之廟也　注陴城上俾倪　正義曰陴城上小牆俾倪者看視之名襄六年晏弱圍萊堙之環城傅於堞注云堞女牆也又二十五年吳子門于巢巢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二十七年盧蒲嫳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注云堞短垣也以堞俾倪短牆短垣女牆皆一物也說文云堞城上女垣也廣雅云陴俾倪女牆也釋名云城上垣曰陴於其孔中俾倪非常亦言陴益也助城之高也或曰女牆言其卑小比之於城如女子之於丈夫也　注哀其至十日　正義曰杜以二月克之謂圍經三月方始克之故云九十日也知非季春克之者下云六月晉師救鄭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是將欲至河鄭猶未敗至河聞敗猶欲還師在國聞敗師必不發若是季春克之不應比至六月而晉人不聞以此知三月非季春也經傳皆言春圍鄭不知圍以何月爲始圍經旬有七日爲之退師聞其脩城乃復更進圍三月方始克之則從

初以至於克凡經一百二十許日蓋以三月始圍至六月乃克也　注周厲至滅也　正義曰鄭桓公是周厲王之子宣王母弟又宣王封之故傳二十四年及此皆厲宣並言之桓公始封西鄭武公始居東鄭二公是始封之賢君若其存鄭則四君祐楚故願楚要福於此四君使社稷不滅泯滅也釋詁文　注楚滅至比之　正義曰楚滅諸國見於傳者哀十七年稱文王縣申息莊六年稱楚滅鄧十八年稱武王克權僖五年滅弦十二年滅黃二十六年滅䕫文四年滅江五年滅六又滅蓼十六年滅庸凡十一國見於傳僖二十八年傳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則楚之滅國多矣言九縣者中息定是其二餘不知所謂蘇氏沈氏以權是小國庸先屬楚自外爲九也　庸可幾乎　正義曰庸用也幾讀如冀冀言用可冀幸而得之乎何必滅其國

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代郤缺先縠佐之彘季代林父士會將

上軍河曲之役郤缺將上軍宣八年代趙盾爲政將中軍士會代將上軍郤克佐之郤缺之子代臾駢趙朔將下軍代欒盾欒書佐之欒盾之子代趙朔趙括趙嬰齊爲中軍大夫括嬰齊皆趙盾異母弟鞏朔韓穿爲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爲下軍大夫荀首林父弟趙同趙嬰兄韓厥爲司馬韓萬玄孫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桓子林父勦勞也楚歸而動不後動兵伐鄭隨武子曰善武子士會會聞用師觀釁而動釁罪也德刑

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 言征伐爲有罪不爲有禮 楚君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 討徵舒 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 讟謗也 政有經矣 經常也 荆尸而舉 荆楚也尸陳也楚武王始更爲此陳法遂以爲名 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 步曰卒車曰乘 事不奸矣 奸犯也 蔿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 宰令尹蔿敖孫叔敖 軍行

右轅左追蓐在車之右者挾轅爲戰備在左者追求草蓐爲宿備傳曰令尹南轅又曰改乘轅楚陳以轅爲主前茅慮無慮無如今軍行前有斥候蹹伏皆持以絳及白爲幡見騎賊舉絳幡見步賊舉白幡備慮有無也茅明也或曰時楚以茅爲旌識中權後勁中軍制謀後以精兵爲殿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物猶類也戒勑令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言親疏並用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賜老則不計勞旅有施舍旅客來者施之以惠舍不勞役君子小人物有服章尊卑別也貴有常尊賤有等威

威儀有等差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昧昏亂經法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姑且也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仲虺湯左相薛之祖奚仲之後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汋詩頌篇名美也言美武王能遵天之道須暗昧者惡積而後取之耆昧也耆致也致討於昧武曰無競惟烈武詩頌篇名烈業也言武王兼弱取昧故成無疆之業撫弱耆昧

以務烈所可也言當務從武王之功業撫而取之彘子曰不可彘子先縠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非丈夫命爲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爲也以中軍佐濟佐彘子所帥也濟渡河知莊子曰此師殆哉莊子荀首周易有之在師䷆坎下坤上師之臨䷒兌下坤上臨師初六變而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此師

卦初六爻辭律法否不也執事順成為臧逆為否今彖子逆命不順咸故應不臧之凶衆散為弱坎為衆今變為兌兌柔弱川壅為澤坎為川今變為兌兌為澤是川見壅有律以如己也如從也法行則人從法法敗則法從人也為法象今為澤則散為川則壅是失法之用從人之象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竭敗也坎變為兌是法敗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水遇天塞不得整流則竭涸也不行之謂臨水變為澤乃成臨卦澤不行之物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譬彖子之帥命亦不可行果遇必敗遇敵彖子尸之主此禍雖免而歸必

有大咎爲明年晉人殺先縠傳韓獻子謂桓子曰獻子韓厥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爲罪已重不如進也令鄭屬楚故曰失屬彘子以偏師陷故曰亡師事之不捷惡有所分捷成也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三軍皆敗則六卿同罪不得獨責元帥師遂濟楚子北師次於郔郔鄭北地沈尹將中軍沈或作寢寢縣也今汝陰固始縣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子反公子側聞晉師既

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參伍奢之祖父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爲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迴車南鄉旆軍前大旗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剛愎不仁未肯用命愎佷也其三帥者專行不獲欲專其所行而不得聽而無上衆誰適從

聽彘子趙同趙括則爲軍無上令衆不知所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鄗之間熒陽京縣東北有管城敖鄗二山在熒陽縣西北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承承繼也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武子欒書楚自克庸以來

在文十六年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討治也）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于日也）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軍實軍器）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若敖蚡冒皆楚之先君篳路柴車藍縷敝衣言此二君勤儉以啓土）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箴誡）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

曲楚直不可謂老不德謂以力爭諸侯徼要也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君之親兵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十五乘爲一廣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十五乘爲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爲承副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內官近官序次也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潘尫爲楚人所崇貴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

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得屬服鄭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知季莊子也原趙同屏趙括徒黨也趙莊子曰欒伯善哉莊子趙朔欒伯武子實其言必長晉國實猶充也言欒書之身行能充此言則當執晉國之政也楚少宰如晉師少宰官名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也閔憂也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二先君楚成王穆王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淹留也隨季對曰昔平王命

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率遵也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候人謂伺候望敵者敢拜君命之辱景子以爲謟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言誤對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遷徙也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有期日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單車挑戰又示不欲崇和以疑晉之羣帥許伯曰

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靡旌驅疾也摩近也）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左車左也菆矢之善者）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兩飾也掉正也示閒暇）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折馘斷耳）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張兩角從旁夾攻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麗著也龜背之隆高當心者）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

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止不復逐晉魏錡求公族未得錡魏犨子欲為公族大夫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熒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熒澤在熒陽縣東新殺為鮮見六得一言其不如楚叔黨命去之叔黨潘黨潘尫之子趙旃求卿未得旃趙穿子且

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郤獻子曰二憾往矣獻子郤克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爲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乘猶登也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徹去也彘子

不可不肯設備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
前帥將也覆為伏兵七處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
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
言魏錡見逐而退趙旃夜至於楚軍二人雖俱受命而行不相隨趙旃在後至
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布席坐示無所畏也楚子
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右廣雞鳴而駕
日中而說說舍也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
右廣養由基為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為右

楚王更迭載之故各有御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弃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下曰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軘車逆之軘車兵車名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元戎戎車在前也詩小雅言王者軍行必有戎車十乘在前開道先人為備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奪敵戰心

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兩手曰掬晉師右移上軍未動言餘軍皆移去唯上軍在經所以書戰言猶有陳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工尹齊楚大夫右拒陳名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二子楚大夫唐屬楚之小國義陽安昌縣東南有上唐鄉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藉猶假借也使

潘黨率游闕四十乘游車補闕者從唐侯以爲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駒伯郤克上軍佐也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萃集也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同奔爲分謗不戰爲生民殿其卒而退不敗以其所將卒爲軍後殿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戶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戶止也中易乘則恐軍人惑自是楚之乘廣先左以乘左得勝故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廣兵車楚人惎之脫扃

惎敎也扃車上兵蘭少進馬還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還便旋不進旆大旗也拔旆投衡上使不帆風差輕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逢氏謂其二子無顧不欲見趙旃顧曰趙傁在後傁老稱也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表所指木取其尸皆重獲在木下兄弟累尸而死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

子以其族反之負羈楚大夫知罃知莊子之子族家兵反還戰廚武子御武子魏錡下軍之士多從之知莊子下軍大夫故每射抽矢菆納諸廚子之房抽擢也菆好箭房箭舍廚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蒲楊柳可以爲箭董澤之蒲可勝既乎董澤澤名河東聞喜縣東北有董池陂既盡也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穀臣莊王子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

餘師不能軍不能成軍也宵濟亦終夜有聲言其兵衆

將不能用丙辰楚重至於邲重輜重也遂次于衡雍

潘黨曰君盍築武軍築軍營以章武功而收晉尸

以爲京觀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

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

戈爲武文字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

櫜弓矢戢藏也櫜韜也詩美武王能誅滅暴亂而息兵我求懿德肆于

時夏允王保之肆遂也夏大也言武王既息兵又能求美德故遂大而信王保天下又

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武頌篇名耆致也言武王誅紂致定其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三三篇鋪布也繹陳也時是也思辭也頌美武王能布政陳教使天下歸往求安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其六六篇綏安也屢數也言武王既安天下數致豐年此三六之數與今詩頌篇次不同蓋楚樂歌之次第）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此武七德）故使子孫無忘其章（著之篇章使子孫不忘）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

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幾危也）而安人之亂以爲己榮何以豐財（兵動則年荒）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祀先君告戰勝）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鯨鯢大魚名以喩不義之人吞食小國）今罪無所（晉罪無所犯也）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可以

爲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

傳言楚莊有禮所以遂興 疏 注彘季代林父 正義曰服虔云食采於彘或嘗然也文十二年河曲之戰荀林父佐中軍史駢佐上軍欒盾將下軍自爾以來傳無其代知先縠代林父郤克代史駢趙朔代欒盾也八年傳趙朔佐下軍知欒書代趙朔也案傳文皆稱彘子今注云彘季者蓋譜亦以彘子彘季爲一人則杜若別有所據書傳殘缺不可得而知也劉炫云傳文皆稱彘子何以知是彘季以縠非彘季以規杜今知非者杜以子爲男子之稱季是幼少之辭季之與子是得通稱子路或爲季路擧其常稱謂之子論其字謂之季故公子友或稱季友而劉以傳唯稱彘子無彘季而規杜非也 注韓萬玄孫 正義曰韓世家云韓之先事晉得封韓原曰韓武子後三世有韓厥世本云桓叔生子萬萬生求伯求伯生子輿子輿生獻子厥史記所云武子蓋韓萬也如彼二文厥是萬之曾孫

而服虔杜預皆言啟韓萬玄孫不知何所據也　注亹罪也　正義曰亹訓爲罪者亹是閒隙之名今人謂瓦裂龜裂皆爲亹亹既有閒隙故得爲罪也　德刑至是征　正義曰既言觀亹而動更説無亹之事德刑政事典禮此六事行之不變易者不可與之敵也聖王之制征伐者爲有罪者耳不爲是六事不易者行征也此舉六事之目下文歷説楚不易六事以充之　君無怨讟　正義曰讟謗也政有常則民不恨故國君無人怨無人謗擊鼓怨州吁鄭人謗子產是有怨謗也　商農工賈不敗其業　正義曰齊語云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公曰處士工商農若何管子對曰昔聖王之制也處士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彼四民謂士農工商此數亦四無士而有賈者此武子意言舉兵動衆四者不敗其業發兵則以士從征不容復就閒燕故不云士而分商賈爲二行曰商坐曰賈雖同是販賣而行坐異業發兵征伐四者悉皆不與故摠云不敗其業也　注宰令至敖

敖〻正義曰周禮六卿大宰爲長遂以宰爲上卿之號楚臣令尹爲長故從他國論之謂令尹爲宰楚國仍別有大宰之官但位任卑耳傳稱大宰伯州犁是也楚國名上卿爲令尹者釋詁云令善也釋言云尹正也言用善人正此官也楚官多以尹爲名皆取其正直也　注在車至爲主正義曰司馬法兵車一乘有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甲士在車不共碎役所言左右者分步卒爲左右也兵車一轅服馬夾之而言挾轅者步卒亦分在右者當軍行之時又分之使在兩廂挾轅以爲戰備楚陳以轅爲主故以轅表車正是挾車嚴兵以備不虞也其應在左者使之追求草蓐令離道求草不近兵車也蓐謂臥止之草故云爲宿備也此是在道時然故云軍行右轅左追蓐至於對陳之時則各在車之左右故豫定左右之分在道分使之耳注慮無至旌識〻正義曰茅明也在前者明爲思慮其所無之事恐其卒有非常當預告軍中兵衆使知而爲之備也如今軍行請當甚之時行軍有此法也前有斥候蹹伏

者令人遠在軍前斥度候望慮有伏兵使踰行之持以絳
以白爲幡與軍人爲私號也曲禮曰前有水則載青旌前
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
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其事與此見賊舉幡相似也茅明
釋言文舍人曰茅昧之明也　注物猶至物令　正義曰
類謂旌旗畫物類也百官尊卑不同所建各有其物象其
所建之物而行動軍之政教不待約勑號令而自備辦也
周禮大司馬中秋教治兵辨旗物之用王載太常諸侯載
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鄭
玄云軍吏諸軍帥也師都遂大夫也鄉遂鄉大夫也或載
旜或載物衆屬軍吏無所將也郊謂鄉遂之州長縣正以
下野謂公邑大夫載旐者以其將羨卒也百官卿大夫
也載旟者以其屬衛王也凡旌旗有軍衆者畫異物無者
帛而已是其尊卑所建各有物類也案春官司常職云及
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
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道車載旞斿

車建旌俱是周禮而所建不同者大司馬所云中秋教治兵之法司常所云中冬教大閱之法鄭玄云凡頒旗物以出軍之旗則如秋以尊卑之常建則如冬大閱備軍禮旌旗不如出軍時空辟實也是爲時不同故所建異此云象物而動謂軍行之時當指治兵之法也　其君至施舍正義曰內姓謂同姓也其君之舉用人也於同姓則選之於親於外姓則選之於舊於親內選賢於舊內選賢言唯賢是任不以親以舊便即用之所舉不失有德所賞不失有勞必有德乃舉有勞乃賞言不賞無勞不舉無德臣民年老有加增恩惠外來旅客有施舍常法謂羈旅之臣以其新來施以恩惠舍不勞役也　注賜老則不計勞　正義曰老有恩惠當謂年老有加增恩惠不論有勞與無勞也劉炫云老者當有恩惠之賜非勞役之限但恩惠則賞賜之以文連賞不失勞之下故杜云賜老則不計勞劉炫以不計勞之文而規杜氏一何煩碎　注威儀有等差正義曰言貴有常尊則當云國有常卑而云賤有等威者

威儀等差文兼貴賤既屬富尊於貴遂屬等威於賤使互相發明耳　德立至敵之　正義曰功德苦其不立刑威苦其不行政以成就爲上事以得時爲善典貴其從禮惡其逆故云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各以義理相配爲文皆是不易之事既歷序此事乃云若之何敵之副上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　注仲虺至之後　正義曰取亂侮亡尚書仲虺之誥文也定元年傳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二人皆是薛祖是仲虺爲奚仲之後　注汋詩至取之　正義曰汋詩經無汋字序云言能汋先祖之道以養天下故以汋爲名焉鑠美釋詁文於鑠歎辭也時是也晦昧也言於乎美哉武王之用師也能遵天之道養是闇昧之君侍闇昧者惡積而後取之言遵天之道者上天誅紂之期未至武王埼以待之是其遵天之道也　注耆致至於昧　正義曰耆音指指致聲相近故爲致也致討於昧者言養之使昧然後可討之上句云兼弱攻昧引仲虺之言以證兼弱

引武王之事以證攻昧此不云攻昧而言耆昧者以為詩之意言養紂而不言伐紂不得謂之攻昧故緣詩之意言致之於昧然後攻之　注武詩至之業　正義曰烈業也釋詁文競彊也詩意言無彊乎唯武王之功業言克商功業實爲彊也此引武詩承兼弱攻昧之下故杜以傳意解之言武王兼弱取昧故成此無彊之業此詩為武二篇並無兼弱之事因傳上文遂言之　撫弱至可也　正義曰上言兼弱此云撫弱言其撫養而取之未必皆攻伐以求之也此撫弱即覆上仲虺有言兼弱也耆昧即覆上汋曰於鑠王師耆昧也以務烈所覆上武曰無競惟烈士會言不須敵楚兼撫餘諸侯弱者致討諸侯昧者以務武王烈業之所可也　晉所至佐濟　正義曰言晉之所以得為霸主者由軍帥之武羣臣有力以有武力成此霸功今失諸侯不可謂之為力見敵不能從不可謂之為武命為軍帥者三軍將佐皆受君命為軍之主帥以中軍佐濟謂一軍之內將佐分之各有所帥故注云佐彘子所帥也

僖二十八年胥臣以下軍之佐與此同也　知莊子至大咎　正義曰莊子見彘子逆命必當有禍乃論其事云此師之行甚危殆哉周易之書而有此事師之初六變而爲臨初六爻辭云軍師之出當須以法若不善則致其凶旣引易文以人從律今者師出乃以律從人則有不臧之凶又覆解不臧之義云執事上下相順和成則爲臧若相違逆則爲不臧旣釋不臧之事又釋以律之意坎爲衆今變爲兌兌爲柔弱是衆散爲弱坎爲川今變爲兌兌爲澤是川壅爲澤坎爲法象今爲衆則弱爲川則壅是法律破壞從人之象故曰律否臧以釋易文律否臧之義否臧易注云爲師之始齊師者也齊衆以律失律則散故師出以律律不可失失律而臧何異於否失今有功法所不赦故師出不以律否臧皆凶釋否臧旣了又釋凶之一字故云且律竭言法律竭盡也川水當盈而以竭盡且又被夭塞不得整流似法當嚴整而以破壞被人違逆不得施行所以致此凶禍解釋凶義旣了以盡易意然後論彘子之愚

當此初六之禍故云水之不行是謂臨矣彘子有帥不從欲論不行之臨事誰甚於彘子周易所言是彘子之謂若能遠辟前敵於事猶可若果敢遇敵必致禍敗也此禍敗之事彘子主受之雖在敵免死而歸必有大咎也師坎爲水坤爲衆衆行如水師出之象故名其卦爲師服虔云坎爲水坤爲衆又互體震震爲雷雷鼓類又爲長子長子帥衆鳴鼓巡水而行行師之象也臨兌爲澤坤爲地居地而俯視於澤臨下之義故名爲臨　注坎爲至柔弱　正義曰晉語文公筮尚有晉國司空季子占之曰震雷也車也坎水也衆也主雷與車而尚水與衆是坎爲衆也易說卦兌爲少女故爲柔弱衆聚則彊散則弱坎變爲兌是衆散爲弱也　注坎爲至壅　正義曰說卦坎爲溝瀆溝瀆即是川也說卦兌爲澤川是流水今變爲澤是川見壅也　注如從至之象　正義曰釋詁云如往也往是相從之義故訓爲從也法行則人從之率人以從法也法敗則法從人人各有心棄法不用是法從人也釋言云坎律銓也樊

光曰坎卦水也水性平律亦平銓亦平也郭璞曰易坎卦主法法律皆所以銓量輕重是坎爲法象也今坎變爲兑爲衆則散而爲弱爲川則壅而爲澤是失法之所用法敗從人之象也　注竭敗至法敗　正義曰竭是水涸之名坎爲水爲法水之竭似法之敗故云竭敗也坎變爲兑則爲水不流水不流則爲法不行失爲坎之用是法敗之象　注水遇至涸也　正義曰哀九年傳曰如川之滿不可游也水當盈川而以壅故竭是水遇夭塞不得整流則竭涸也夭遏是壅塞之義故云遇夭塞也　注主此禍　正義曰釋言訓尸爲主故云主此禍也服虔亦云主此禍也又引易師卦六五長子帥師弟子輿尸凶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佐之於元帥弟子也而專以師濟使不當也軍必破敗而輿尸案下句云雖免而歸則謂彘子當在陳而死師卦有輿尸之語其言尸之或容有此意但尸字不可兩解故杜略去之　注沈或至始縣　正義曰楚官多名爲尹沈者或是邑名而其字或作寢哀十八年有

寢．吳由于因解寢爲縣名不言寢是而沈非也．次于管

正義曰上地名滎陽京縣東北有管城古管國也．注若敖至啓土 正義曰楚世家云熊咢卒子熊儀立是爲若敖若敖卒子霄敖立霄敖卒子熊眴立是爲蚡冒蚡冒卒弟熊達立是爲楚武王案杜注文十六年傳蚡冒楚武王父不從史記也以荆竹織門謂之篳門則篳路亦以荆竹編車故謂篳路爲柴車方言云楚謂凡人貧衣破醜敝爲藍縷藍縷謂敝衣也服虔云言其縷破藍藍然 廣有至之兩 正義曰兩廣之別各有一卒之兵百人也一卒之外復有十五乘之偏幷二十五人之兩旣言一卒又云卒偏之兩言卒之者成辭婉句耳或解云兩屬於偏云偏之兩者謂偏家之兩知不然者案成七年以兩之一卒亦云之字豈又是兩家之卒且杜注云十五乘爲大偏今楚亦用舊偏法此一廣之中實有此偏非是偏名爲兩而出一卒別復有偏之一兩二十五人從之劉炫云兩廣之別各有一卒百人一卒外復有偏一兩二十五人兵法十五乘

爲偏偏有一兩從之兩是偏家之物故謂此爲偏之兩其實一廣十五乘有一百二十五人從之　注十五至承副　正義曰下云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知十五乘爲一廣也史記稱齊景公時有司馬田穰苴善用兵至六國時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附穰苴於其中凡一百五十篇號曰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十五乘爲偏皆司馬法之文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周禮亦有此文但周禮無偏故杜幷引司馬法耳此云大偏對成七年九乘爲小偏故此爲大偏也桓五年二十五乘爲偏戰時臨陳所用不同不可與此相對爲大小杜注多少皆妄文也言亦用舊偏法者謂楚雖荆尸而舉仍用舊偏舊偏於穰苴前已有則應周禮有文但以亡沒者多故禮文不具　右廣至其夜　正義曰右廣雞鳴初駕數及日中則左廣受而代之以至於昏此晝日事也其內官親近王者爲次序以當其夜若今宿直遞持更也　以我卜也　正義曰將我晉戰之勝負卜其遂來遂往猶人揲蓍看卦

蓄惡而卜其去之與往也 注二先至穆王 正義曰莊
十六年楚始伐鄭文王之世也二十八年子元伐鄭成王
之初也僖五年首止之會鄭伯逃歸自是以後鄭始叛復
從楚成王以前鄭未屬楚故出入此行唯成穆耳今之莊
王成王孫穆王子出入此二行猶往來於鄭 注單車至摩
師 正義曰周禮環人掌致師鄭玄云致師致其必戰之
志則致師者致己欲戰之意於敵人故單車揚威武以挑
之下云趙旃請挑戰是也挑彼晉師故言以致晉師也楚
子既求成而又令挑戰示其不欲崇和以疑誤晉之摩師
注左車至善者 正義曰兵車自非元帥皆射者在左御
在中央故云左車左樂伯居左故稱左也下云莊子抽矢
菆納諸廚子之房選好矢而留之知菆是矢之善者 注
兩飾至閒暇 正義曰兩飾掉正皆無明訓服虔亦云是
相傳爲然也飾馬者謂隨宜刷刮馬又正其鞅以示閒暇
注麗著至心者 正義曰易離卦彖云離麗也日月麗乎
天百穀草木麗乎土是麗爲著之義龜之形背高而前後

下此射麋麗龜謂著其高處故杜以龜爲背之隆高當心者服虔亦然是相傳爲此說也　以歲至從者　正義曰周禮獸人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者謂獻之以共王之膳耳非能徧及於百官也禮冬獵曰狩言圍守而取之獲禽多也於時虞人所獻或須及羣臣故言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以爲語之辭耳　注御攝叔　正義曰服虔亦以爲攝叔子世本以爲攝孫世本多誤未必然也　使其徒入之　正義曰使已從人入壘以取俘馘也　注軘車兵車名　正義曰襄十一年鄭人賂晉侯以廣車軘車淳十五乘甲兵備甲兵從之是兵車明矣鄭玄云廣車橫陳之車服虔云軘車屯守之車古名難得而知其義或當然矣　注元戎至爲備　正義曰元大也戎車也詩小雅六月之篇言王者軍行必有大車一乘常在軍前以開道諸軍從行所以先人爲備也詩毛傳云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三代行軍皆前有此車其名司馬法之文也其先正先疾先良毛解其名

鄭玄又釋其意鉤車備設鉤䃯其行曲直有正故曰先正
賓進也此車能進取遠道故曰先疾元戎大車之善者其
曰先良也　晉師至未動　正義曰晉之三軍上軍在左
中軍在中下軍在右言晉之中軍下軍敗走在上軍之右
者皆移唯上軍未動故杜云餘軍皆移去唯上軍在　告
唐惠侯　正義曰此未戰之前告經不書唐侯者為楚私
屬故不見也　注游車補闕者　正義曰周禮車僕有闕
車之倅鄭玄云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此言游闕知游車
以擬補闕令使從唐侯是補闕也　注以乘左得勝故
正義曰桓八年傳云楚人尚左君必左者謂置車尚左故
君在左此言先左謂乘廣先左耳上文且則右廣初駕日
中乃授左廣則舊法先乘右廣今楚王偶然乘左廣以逐
趙旃因是而得戰勝以為宜乘左廣自是以後乘廣先左
以乘左得勝故也　注廣兵車　正義曰襄十一年鄭人
賂晉侯以廣車定四年史皇以乘廣死是兵車稱廣也此
言晉人廣隊下云拔旆投衡軍行則旆在軍前不是車皆

有旆也此蓋是晉人在軍之前載旆之車　注悲敎至兵
闌　正義曰脫扃拔旆皆是敎人之語知悲爲敎也服虔
云扃横木有木横投於袺閒一曰扃車前横木張衡西京
賦云旗不脫扃薛綜注云扃所以止旗今杜以扃爲車上
兵闌各以意言皆無明證而禮扛鼎之木其名曰扃則扃
是横木之名敎之脫扃則扃是可脫之物杜云兵闌蓋横
木車前以約車上之兵器慮其落也隊坑則横木有礙故
不能進　注還便至差輕　正義曰旆扇風重故馬便旋
而不能進釋文云緇廣充幅長尋曰旐繼旐曰旆郭璞曰
帛續旐末爲燕尾者此旆能扇風使重令馬不能進則其
制必大矣故云旆大旗也城濮之役亡大旆之左旃此之
類也旆縣於竿插之車上衡是馬頸上横木故拔取旗竿
投於衡上卧之使不帆風則於車差輕故得出坑也帆是
扇風之名今人船上張布以鄣風名之曰帆　注兄弟累
尸而死　正義曰獲者被殺之名並皆被殺唯當言皆獲
耳欲見尸相重累之皆獲故杜辨之云兄弟累尸而死累

即傳之重也　可勝既乎　正義曰重物不可舉者謂之不勝用之不可盡者亦言不勝史傳多有其事令人無復此語故少難解耳既盡也可勝盡乎言用之不可盡也不以至故也　正義曰言我不以好箭射楚貴人之子而質之吾之子其可得乎吾爲此計者不可用惡箭苟且爲射故也　注重輜重也　正義曰輜重載物之車也說文云輜一名軿前後蔽也蔽前後以載物謂之輜車載物必重謂之重車人挽以行謂之輦輜重輦一物也襄十年傳稱秦菫父輦重如役挽此車也輜重載器物糧食常在軍後故乙卯日戰丙辰始至於鄭也周禮鄉師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輂輦鄭玄云輂駕馬輦人挽行所以載任器也止以爲蕃營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輜輦輦一斧一斤一鑿一梩一鋤周輦加二版二築又曰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說者以爲夏出師不踰時殷踰時周歷時故前世輦少而後世輦多　武王至保之　正義曰昔武王克商

周公爲之作頌曰武王誅紂之後則戢藏其干戈則櫜韜其弓矢言既誅暴亂則無復所用故韜藏之懿美也肆遂也時是也夏大也允信也武王以天下既定又能求美德之士而任用之故於是功業遂大信哉唯我武王保之美武王能保天下也　注戢藏至息兵　正義曰戢訓爲斂聚斂藏之義故爲藏也櫜一名韜盛弓矢之衣也干戈弓矢藏而不復用是美武王能誅滅暴亂而息兵也此所引者周頌時邁之篇也詩序云頌者以其成功告於神明則頌詩功成乃作此傳言武王克商作頌者武王克商後世追爲作頌頌其克商之功非克商即作也國語引此云周文公之頌曰則此周公所作也傳言克商作頌者包下三篇皆述武王之事　注肆遂至天下　正義曰肆之爲遂相傳爲此訓也夏大釋詁文求美德謂求而任用之遂大者功業遂大也　又作耆爾功　正義曰既作時邁又作武篇也頌皆一章言其卒章者謂終章之句也言武王誅紂致定爾武之大功也　其三至求定　正義曰其三周

頌賚之篇也鋪布也繹陳也徂往也言武王能布陳政教使其時之民歸武王者皆云我往惟自求安定美武王能安民故民歸之也　注其三至安定　正義曰鋪是布散之義故爲布也繹陳釋詁文思是語之辭不爲義也　其六至豐年　正義曰其六周頌桓之篇也綏安也屢數也言武王伐紂安天下萬國數有豐孰之年美武王能和衆國豐民財也　注其六至之第　正義曰綏安釋詁文屢數常訓也杜以其三其六與今詩頌篇次不同故爲疑辭蓋楚樂歌之第言楚之樂人歌周頌者別爲次第故賚第三桓第六也劉炫以爲其三其六者是楚子第三引鋪時繹思第六引綏萬邦今刪定知非者此傳若是舊文及傳家敘事容可言楚子第三引鋪時繹思第六引綏萬邦此既引楚子之言明知先有三六之語故楚子引之得云其三其六若楚子始第三引詩第六引詩豈得自言其三曰其六曰劉以其三其六爲楚子引詩次第以規杜過何辟之甚沈氏難云襄二十九年季札觀樂篇次不同杜云件

尼未刪定此亦不同而云楚樂歌之次者襄二十九年雖少有篇次不同大略不甚乖越故云仲尼未刪定以前此之三六全與詩次不同故云楚樂歌之第今周頌篇次桓第八賚第九也　夫武至財者也　正義曰楚子旣引四篇乃陳七德則四篇之內有此七者之義戢干戈櫜弓矢禁暴戢兵也時夏保之保大也耆定爾功定功也我徂求定安民也綏萬邦和衆也屢豐年豐財也我徂求定是能安民故往求定也綏萬國由德能和衆故萬國安也　注著之至不忘　正義曰杜以不忘其章謂子孫不忘上四篇之詩故云著之篇章使子孫不忘必知然者以文承武王克商作頌之後文連四篇詩義故以爲著之篇章劉炫云能有七德故子孫不忘章明功業横取下文京觀爲無忘其章明武功以規杜失非也　注祀先君告戰勝　正義曰禮記曾子問稱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尚書甘誓云用命賞于祖謂遷廟之祖主也爲先君宮爲此遷主作宮於此祀之告成事告戰勝也禮

大傳記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奠於牧室亦是新作室而奠祭也曾子問又曰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後就舍　注鯨鯢大魚名　正義曰裴淵廣州記云鯨鯢長百尺雄曰鯨雌曰鯢目即明月珠也故死即不見眼睛也周處風土記云鯨鯢海中大魚也俗說出入穴即爲潮水

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僕叔魚臣也子服石制也

君子曰史佚所謂毋怙亂者謂是類也言恃人之亂以要利

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詩小雅離憂也瘼病也爰於也言禍亂憂病於何所歸乎歎之

歸於怙亂者也

夫恃亂則禍歸之疏是役至魚臣　正義曰入楚師言入此楚師於鄭國服虔云入楚師使楚師來入鄭是也此石制引楚師入鄭將以分鄭國以半與楚取半立公子魚臣爲鄭君已欲擅其寵也　注詩小至歎之　正義曰詩小雅四月之篇也離憂瘼病爰於皆釋詁文言將世禍亂必有憂病者於何其所適歸乎歎此禍亂不知將何所歸也

鄭伯許男如楚爲十四年晉伐鄭傳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貞子士渥濁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在僖二十八年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言憂喜失時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歇盡也困獸猶鬭

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子玉得臣公喜而後可知也喜見於顏色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成王至穆王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警戒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言晉景所以不失霸

疏桓子請死 正義曰檀弓云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今桓子

將軍師敗故請死　進思至補過○正義曰孝經有此二句孔安國云進見於君則必竭其忠貞之節以圖國事直道正辭有犯無隱退還所職思其事宜獻可替否以補主過此孔意進謂見君退謂還私職也或當以此二句據臣心為文文既據臣君在其上施之於君則稱進内省其身則稱退盡忠者盡己之心以進獻於君補過者内修己心以補君愆失故以盡忠為進補過為退耳非謂進見與退還也　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　拊撫慰勉之　三軍之士皆如挾纊　纊緜也言說以忘寒　遂傅

於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還無社蕭大夫司馬卯申叔展皆楚大夫也無社素識叔展故因卯呼之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麥麴鞠窮所以禦濕欲使無社逃泥水中無社不解故曰無軍中不敢正言故謬語河魚腹疾奈何叔展言無禦濕藥將病曰目於眢井而拯之無社意解欲入井故使叔展視虛廢井而求拯己出溺爲拯若爲茅絰哭井則己叔展又教結茅以表井須哭乃應以爲信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絰存焉號而出之號哭也傳言蕭人無守心

疏蕭潰　正義曰實未潰史以實王之意故言潰知者下云明日蕭潰是也　注

纊縣也　正義曰玉藻云纊為繭緼為袍鄭玄云纊新綿也　注麥麴至謬語　正義曰麥麴鞠窮所以禦濕賈逵蘖則麥麴作酒之物本草有穹窮者是藥草之名觀傳文有此言則相傳為此說也尚書說命云若作酒醴爾惟麴勢欲使無社逃於泥水中而問有此物以否知是禦濕所用但不知若為用之耳　河魚至拯之　正義曰上句是叔展之言曰下是無社對語無社頻荅言無叔展乃言必須入水故以水厄告之云如似河中之魚久在水內則生腹疾無此二物其奈濕何無社乃解其意告叔展云當目視於眢井而拯出之出溺為拯方言文　若為至則已　正義曰此亦叔展之言也無社既解其意令展視井拯已但廢井必多不可知處故敎無社令結茅為經置於井上又恐無社錯應他人更教之云若號哭向井則是我之己身已展叔自謂也

晉原穀宋華椒衞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原穀先穀）曰恤病討

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宋伐陳衛救之不討貳也楚伐宋晉不救不恤病也宋爲盟故伐陳陳貳於楚故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衛成公與陳共公有舊好故孔達欲背盟救陳而以死謝晉爲十四年衛殺孔達傳

疏注原穀先穀　正義曰杜譜以爲雜人則不知誰之子也案傳先軫或稱原軫此蓋先軫之後也傳有名號之異杜譜皆並言之先穀之下不言原穀是杜脫也上文稱爲彘子服虔以爲食菜於彘今復稱原原其上世所食也於時趙氏有原同蓋分原邑而共食之也

經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夏楚子伐宋秋

螽 無傳為災故書 冬晉殺其大夫先縠 書名以罪討

傳十三年春齊師伐莒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夏楚子伐宋以其救蕭也 救蕭在前年 君子曰清丘之盟唯宋可以免焉 宋討陳之貳今宋見伐晉衛不顧盟以恤宋而經同貶宋大夫傳嫌華椒之罪累及其國故曰唯宋可以免

疏 注宋討至以免 正義曰往年清丘之盟宋卿亦貶傳稱不實其言此年宋被楚伐而晉衛不救即是不實之狀於此發傳言唯宋可以免者意在責諸國耳嫌華椒之罪累及其國恐言宋亦有罪宜其不救但盟之不信唯椒身合貶宋國無罪言唯宋可以免見諸國皆合責也

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縠召之也

將戰不得志故召狄欲爲實清一名清原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穀而殺之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已則取之其先穀之謂乎盡滅其族

爲誅已甚故曰惡之來也

疏注盡滅至來也　正義曰先穀之罪不合滅族盡滅其族爲誅已甚亦是晉刑大過是爲大惡君子既嫌晉刑大過又尤先穀自招故曰惡之來也已自取之惡之來也言大惡之事來先穀之家

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尋清丘之盟以責衛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欲自殺以說晉罪我之由我則

爲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亢禦也謂禦宋討陳也我則死之爲明年殺孔達傳

經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書名背盟于大國罪之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無傳文十四年盟新城晉侯伐鄭秋九月楚子圍宋葬曹文公無傳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傳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以殺告故免于伐遂告于諸侯曰寡君有不令

之臣達構我敝邑于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諸殺大夫亦皆告衛人以爲成勞復室其子以有平國之功故以女妻之使復其位襲父祿位

疏注以有至妻之正義曰釋詁以平爲成則成亦平也男子謂妻爲室故杜以爲衛人以其父有平定國家之勞復以女妻之言衛侯以女妻之也劉炫以爲傳文無衛侯之女爲孔達之妻復室其子謂復以室家還其子謂達既被誅家當沒入官復以孔達財物家室還其子令知非者案檢傳文上孔達云苟利社稷請以我說是孔達忠於衛國本實無罪所以告於諸侯秪欲虛以說晉衛人苟其功力何得沒其家資男子謂妻爲室則室者對夫之言故傳云女有家男有室今若以孔達之妻而還其子便則以母還子不得云復室其子又諸國大夫之妻傳皆不載其氏姓何得獨責孔達之妻須言衛侯之女既言

復室其子明孔達之妻則衛侯之女可知劉以孔達之妻爲衛侯之女於傳無文以規杜過於義非也　夏晉侯伐鄭爲郔故也晉敗於郔鄭遂屬楚　告於諸侯蒐焉而還蒐簡閱車馬　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于楚十二年子良質於楚子張穆公孫　鄭伯如楚謀晉故也鄭以子良爲有禮故召之有讓國之禮　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申舟無畏　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

文十年楚子田孟諸無畏扶宋公僕曰鄭昭宋聾昭明也聾闇也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犀申舟子以子託王示必死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以我比其邊鄙是與亡國同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投振也袂袖也屨及於窒皇窒皇寢門闕劒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

疏 注昭明也聾闇也正義曰人之聽視聰明唯

在耳目而已鄭昭言其目明則宋不明也宋聾言其耳聞則鄭不聞也耳目各舉一事而對以相反言宋不解事必殺我也　注室皇寢門闕　正義曰下云徧及於寢門之外則屨之所及未至於外故以室皇爲寢門之闕謂至門遂及也莊十九年鬻拳葬於經皇注云經皇冢前闕者亦以此而知也經傳通謂兩觀爲闕唯指雉門以雉門高大爲縣舊章而使民觀之故雉門之觀特得闕名名爲闕者以其在門兩旁而中央闕然爲道雖則小門亦如此耳故杜於寢門冢門皆以闕言之此作室彼作經字異音同未知孰是其名爲室皇及市名蒲胥其義皆未聞　冬

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見晏桓子與之言魯樂桓子告高宣子　桓子晏嬰父宣子高固　曰子家其亡乎懷於魯矣　子家歸父字懷思也　懷必貪貪必謀人謀

人人亦謀己一國謀之何以不亡爲十八年歸父奔齊

傳與之言魯樂至不亡

疏正義曰樂謂樂居高位也懷於正義曰懷思也謂思高位於魯也既思

高位必貪貪必計謀去他人既謀去他人他人

亦謀去己一國之人謀去之何以不至亡也孟獻子

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

獻物物玉帛皮幣也於是有庭實旅百主人亦設籩豆百品實於

庭以荅賓朝而獻功獻其治國若征伐之功於牧伯於是有容貌采

章嘉淑而有加貨容貌威儀容顏也采章車服文章也嘉淑令辭稱讚也加貨命

宥幣帛也言往共則來報亦備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

及也薦進也見責而往則不足解罪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爲明年歸父會楚子傳

疏孟獻至公說　正義曰臣聞小國之免罪於大國也使卿往聘大國而獻其玉帛皮幣之物於是主人亦禮待之庭前所實籩豆醯醢有百品也君自親朝於牧伯之國而獻其治國之功若征伐之功於是主人敬以待之主人之身有威儀容貌車服之飾有物采文章嘉淑皆善也有善言辭善稱讚燕而送賓有加增賄貨言賓往既共則主報亦厚禮使小國如此朝聘大國者誅其不免於罪也若不往朝聘待其被誅責而始薦賄貨則無及於好事矣今楚子在宋君其圖之勸君使往聘也劉炫以爲皆是賓事聘而獻物謂獻其國內之物於是所獻之物庭中實之有百品謂聘享之禮龜金竹箭之屬有百品也朝而獻功言治國有功故土饒物產於是有玄纁璣組羽毛齒革乃得爲容貌之物采文章嘉淑謂美善之物加貨謂賄賂之多多獻賄賂以謀其

不免於罪也　注物玉帛皮幣也　正義曰聘禮賓執圭以致命享用束帛加璧夫人聘用璋享用玄纁束帛加琮其享幣又有皮馬是聘所獻物有玉帛皮幣也　注主人至荅賓　正義曰聘禮君使卿韋弁服歸饔餼五牢有司入陳鼎豆簠簋鉶醯醢百甕米百筥黍稷稻粱皆設於中庭是主人設籩豆百品實於庭以荅賓也劉炫謂治國有功土饒云云炫以杜注莊二十二年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諸侯朝王陳贄幣之象則朝聘陳幣亦實百品於庭非獨主人也　注容貌至亦備　正義曰杜謂於是有者皆主人之事故以容貌爲威儀容顏當謂善爲威儀容顏以接賓也采章車服文章謂主人陳設物采文章以接賓周禮車逆之類也嘉淑皆誠爲善容貌文章以外別言善善故以爲令辭稱讃謂接賓之時善言辭善稱讃也加貨謂好貨加增於常若僖二十九年介葛盧來朝禮之加燕好成十三年孟獻子爲介王重賄之之類故以加貨爲命宥幣帛也劉炫云案此勸君行聘唯當論聘之善惡不宜言

主之禮備豈慮楚不謹而言此也君之威儀焉可舍豈
待朝聘賓至乃始審威儀正顏色無賓客則廢容儀
非報賓之物何言報環備又獻其治國劉炫云傳稱朝以
正班爵之儀率長幼之序則不名獻功成二年王禮鞏伯
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則侯伯克敵亦合使大夫
告王征伐之功何故譏鞏獻狀伯禮小朝大小國不合專
征復有何功可獻炫謂采章加貨則聘享獻國所有玄纁
璣組羽毛齒革皆充衣服旌旗之飾可以爲容貌物采文
章嘉淑謂美善之物加貨言賄賂之多皆賓所獻亦庭實
也於聘揔言庭實於朝指其所有詳於君略於臣也案莊
二十二年傳庭實旅百則朝者庭實又成二年傳云侯伯
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據此文則聘賓有庭實又庭實旅
百與容貌采章相對杜何知庭實容貌之等非是賓之所
有必爲主人之物又君無獻征伐之功何以知獻功於牧
伯今知劉說非者僖二十二年楚子入享于鄭庭實旅百
加籩豆六品又昭五年燕有好貨飧有陪鼎僖二十九年

介葛盧來朝禮之加燕好此傳云嘉淑而有加貨故知加
貨庭實之等皆其主人待賓之物禮傳賓之於主無加貨
之文故杜爲此解襄八年鄭伯親獻蔡捷于邢丘是獻征
伐之功於牧伯也劉苕違杜義以爲庭實旅百及容貌采
章嘉淑加貨之等並爲賓物又以諸侯親朝無
獻征伐之功以規杜氏違經背傳於義非也

經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夏
五月宋人及楚人平平者總言二國和故不書其人疏注平者至其人
正義曰平者和也言其先不平而今始平小服大弱下强
之意昭七年暨齊平燕與齊平也定十年及齊平十一年
及鄭平魯與平也諸言平者皆舉國言平總言二國和同
之意故不書其人謂不書公卿也燕暨齊平不言人此言
宋人楚人史異辭耳穀梁傳曰人者衆辭也平稱衆上下
欲之也賈逵云稱人衆辭善其與衆同欲然則故不稱人

者豈唯罷君欲平而在下不欲平乎傳載盟辭則此平有盟不書盟者釋例曰宋人及楚人平實盟書平從赴辭也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潞赤狄之別種氏國故稱氏子爵也林父稱師從告

疏 注潞赤至從告 正義曰狄有赤狄白狄潞其赤白之間各自別有種類此潞是國名赤狄之內別種一國爽狄祖其雄豪者子孫則稱豪家名爲種若中國之始封君也謂之赤白其義未聞蓋其俗尚赤衣白衣也傳稱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者即以國名爲氏但華夏不須言夏國名不以氏配赤狄既須言狄单國不復成文故以氏配之潞氏甲氏皐落氏皆是也杜言氏國故稱氏雖指解此狄而中國亦然劉炫云狄稱種者周禮內宰上春生種稑之種賤之同之草木故稱種林父尊卿當稱帥師今從將卑師衆之例直稱師者從告也

秦人伐晉 無傳

王札

子殺召伯毛伯稱殺者名兩下相殺之辭兩下相殺則殺者有罪王札子王子札也蓋經文倒札字

疏注稱殺至札字　正義曰穀梁傳曰不言其兩下相殺也言兩臣下自相殺非君殺臣不得言其大夫也釋例曰大臣相殺死者無罪則兩稱名氏以示殺者之罪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是也若死者有罪不稱殺者名氏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是也傳稱此人爲王子捷捷札一人而札在子上故疑經文倒札字也公羊傳曰王札子者何長庶之號也何休云天子之庶兄也左傳言札爲王孫蘇所使非是尊貴不得爲王之庶兄故譜以爲雜人不知何王之子

秋螽無傳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無傳無婁杞邑

初稅畝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遂以爲常故曰初

疏注公田至曰初　正義曰公羊傳曰古者什一而藉古者曷爲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

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
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何休云多取於民比於桀
寡取於民比於貉故以什一爲中正是也
貉無百官制度之費稅薄穀梁傳亦云古什一而藉孟
子云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
實皆什一也趙岐注云民耕五十畝者貢上五畝耕七十
畝者以七畝助公家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爲賦雖異名
而多少同故云皆什一也書傳言十一者多矣故杜言古
者公田之法十取其一謂十畝內取一舊法既已十畝取
一矣今又履其餘畝更復十收其一乃是十取其二故論
語云哀公曰二吾猶不足謂十內稅二猶尚不足則從此
之後遂以十二爲常故曰初言初稅十二自此始也諸書
皆言十一而周禮載師云凡任地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
三旬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者彼謂
王畿之內所共多故賦稅重諸書所言十一皆謂畿外
之國故鄭玄云十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爲天下之通法
言天下皆十一耳不言畿內亦十一也孟子又曰方里爲

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漢書食貨志取彼意而爲之文云井田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爲廬舍諸儒多用彼爲義如彼所言則家别一百一十畝是爲十外税一也鄭玄詩箋云井税一夫其田百畝則九而税一其意異於漢書不以志爲説也又孟子對滕文公云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鄭玄周禮匠人注引孟子此言乃云是邦國亦異外内之法則鄭玄以爲諸侯郊外郊内其法不同郊内十一使自賦其一郊外九而助一是爲二十而税二故鄭玄又云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十一爲正言郊内郊外相通其率爲十税一也杜今直云十取其一則又異於鄭唯謂一夫百畝以十畝歸公今又履其餘畝税之更十取一耳履畝穀梁傳文也趙岐不解夏五十殷七十之意蓋古者人多田少一夫唯得五十七十畝耳五十而貢貢五畝七十而助助七畝好惡於此鄭注考工記云周人畿内用夏之

貢法邦國用殷之助法

冬蝝生蝝子以冬生遇寒而死故不成蝝【疏】注蝝子至成蝝

正義曰釋蟲云草螽負蠜蜇螽蜙蝑李巡云皆分別蝗子異方之語也釋蟲又云蝝蝮蜪李巡云蝮蜪一名蝝蝝蝗子也郭璞云蝗子未有翅者劉歆以為蚍蜉有翅者非也如李郭之說是蝝為螽子也上云秋螽秋而生子於地至今其子復生遇寒而死故不成災傳稱凡物不為災不書此不為災而書之者傳云幸之也此年既饑若使蝝早生更為民害則其困甚矣喜其冬生以為國家之幸故喜而書之公羊傳亦云蝝生不書此何以書幸之也

饑風雨不和五稼不豐【疏】注風雨至不豐

正義曰此年秋螽知不為螽而饑者春秋書螽多矣有螽之年皆不書饑而此獨書饑知年饑不單為螽故云風雨不和五稼不豐也

傳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嫌前年傳

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伯宗晉大夫）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言非所擊）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彊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度時制宜）川澤納汙（受汙濁）山藪藏疾（山之有林藪毒害者居之）瑾瑜匿瑕（匿亦藏也雖美玉之質亦或居藏瑕穢）國君含垢（忍垢恥）天之道也（晉侯恥不救宋故伯宗爲說小惡不損大德之喻）君其待之（待楚衰）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

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反言晉不救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樓車車上望櫓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信載義而行之爲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欲爲義者不行兩信信無二命欲行信者不受二命君之賂臣不知

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霣（霣廢隊也）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成其君命）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已不廢命）下臣獲考（考成也）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夏五月楚師將去宋（在宋積九月不能服宋故）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荅（未服宋而去故曰弃言）申叔時僕（僕御也）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築室於宋分兵歸田示無去志王從其言）宋人懼使華

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兵法因其鄉人而用之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因而利道之華元蓋用此術得以自通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爨炊也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寧以國斃不從城下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爲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楚不詐宋宋不備楚盟不書不告

疏川澤至藏疾 正義曰周禮澤虞之官有大澤大藪小澤小藪爾雅十藪皆是大澤則藪是澤類鄭玄周禮注云澤

水所鍾也水希曰藪是藪者澤之少水之名也川澤山藪相配爲文者川是流水澤是委水俱是水故揔云納汙言其納汙濁也山有木藪有草毒螫之蟲在草在木故俱云藏疾言其藏毒害也藪是澤類而杜云山之有林藪者藪雖澤類傳文與山相連藪是草木積聚之處近山近澤皆得稱藪上既有川澤之文下別云山藪之事此藪近山故杜云山之有林藪也劉炫以爲澤旁之藪以規杜氏非也

注匿亦至瑕穢　正義曰瑾瑜玉之美名聘義曰瑕不揜瑜瑜不揜瑕鄭玄云瑕玉之病也瑜其中間美者玉之性善惡不相揜此云匿瑕似以美匿惡故云匿亦藏也言玉質雖美亦瑕藏其中不言瑜能揜蓋瑕也　子反釋與之盟　正義曰服虔云與華元私盟許爲退師若孟任割臂與魯莊公盟下云盟曰是兩國平後共盟而楚人爲此辭耳非此華元子反私盟之辭也

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爲政而殺之

又傷潞子之目酆舒潞相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儁才儁絕異也言有才藝勝人者三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儁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仲章潞賢人也黎氏黎侯國上黨壺關縣有黎亭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儁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審其政令若之何待之不

討衛辭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由用也天反時爲災寒暑易節地反物爲妖羣物失性民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爲乏文字盡在狄矣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亥滅潞曲梁今廣平曲梁縣也書癸卯從赴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

疏注儁絕至者三　正義曰辨名記云倍人曰茂十人曰選倍選曰儁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桀倍桀曰聖是儁爲絕異之

稱也有三儁才知其有才藝勝人者三事耳不知三者何事也　不祀至五也　正義曰此五者從輕至重不祀雖爲大罪廢祀未是害物故先言之耆酒則廢亂政事有害於民故次之棄賢人而侵鄰國其害已大又次之殺夫人傷君目罪之大者故後言之棄仲章而奪黎氏地是爲二事而并數爲一者俱是爲政之惡故并數之奪黎氏地已盡奪之使黎侯失位故下云立黎侯而還更復其國也

商紂由之故滅　正義曰史記殷本紀云紂賢辯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知足以拒諫飾是非之端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爲皆出己之下武王伐滅之是由恃才儁故滅也

天反至災生　正義曰據其害物謂之災言其怪異謂之妖時由天物在地故屬災於天屬妖於地其實民有亂德感動天地天地謂之見變妖災因民而生天地共爲之耳非獨天爲災而地爲妖民謂人也感動天地皆是人君感之非庶民也昭七年傳曰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言以政取謫是其由君不由

民以民表人故釋例引此即攺民爲人是其民謂人也傳言天災地妖民亂歷序以尊卑爲次更言亂則妖災生明妖災由民起妖災亦通言耳天雖四時氣唯寒暑故杜以反時爲寒暑易節物則其數無窮故惣云羣物失性反其常性即是妖也釋例曰物者雜而言之則昆蟲草木之類也大而言之則歲時日月星辰之謂也歲者水旱饑饉也時者寒暑風雨震電雪霜也日月者薄食夜明也星辰者彗孛霣錯失其次也山崩地震者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升也凡天反其時地反其物以害其物性皆爲妖災是言妖災皆通天地共爲之也此傳地反物者唯言妖耳洪範五行傳則有妖孽禍痾眚祥六者之名以積漸爲義漢書五行志說此六名云凡草物之類謂之妖妖猶夭胎言尚微也蟲豸之類謂之孽孽則牙孽矣及六畜謂之禍言其著也及人謂之痾痾病貌言浸深也甚則異物生謂之眚自外來謂之祥是六名以漸爲稱唯眚祥有外內之異耳大旨皆是妖也　故文反正爲乏　正義曰許愼說

文序云蒼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孳乳而生是文謂之字也制字之體丈反正爲乏服虔云言人反正者皆乏絶之道也人反德則妖災生妖災王則國滅亡是乏絶之道也盡在狄矣　正義曰言盡在狄矣則狄皆有之其反德爲亂則五罪是也天地災妖傳不指斥不知於時滯國有何災何妖也

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三人皆王卿士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衞王子捷即王札子卒立召襄襄召戴公之子

[疏]卒立召襄　正義曰卒終也謂後終立之非此時即立毛氏後亦不滅但傳不言之耳

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晉地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略取也稷晉地河東聞喜縣西有稷山壬

午七月二十九日晉時新破狄土地未安權秦師之弱故別遣魏顆距秦而東行定狄地立黎侯而還狄奪其地故晉復立之及雒魏顆敗秦師于輔氏晉侯還及雒也雒晉地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武子魏犨顆之父疾病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亢禦也杜回躓而顚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而女也爾用先

人之治命余是以報（傳舉此以示敎）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千家）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士伯士貞子）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伯桓于字邲之敗晉侯將殺林父士伯諫而止）羊舌職說是賞也（職叔向父）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周書康誥庸用也祗敬也物事也言文王能用可用敬可敬）士伯庸中行伯（言中行伯可用）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載周能施也（錫賜）

也詩大雅言文王布陳大利以賜天下故能載行周道福流子孫率是道也其何不濟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劉康公王季子也原叔趙同也天奪之魄矣心之精爽是謂魂魄爲成八年晉殺趙同傳

疏注心之至同傳

正義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昭二十五年傳文

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周法民耕百畝公田十畝借民力而治之稅不過此以豐財也

疏初稅至財也

正義曰藉者借也民之田穀出共公者不過取所借之田欲以豐民之財故不多稅也既譏其稅畝言非禮乃舉正禮言穀出不過藉則知所稅畝者是藉外更稅故杜以爲十一外更十取一且以哀公之

言驗之知十二而税自此始也冬螽生饑幸之也螽未爲災而書之者幸其多生不爲物害時歲雖饑猶書而書之

疏冬螽生饑幸之也　正義曰幸之者爲幸螽多生不幸饑也而傳以饑連螽生乃云幸之者以歲饑而復有災則民彌益其困由饑之故乃以爲幸故傳連饑釋之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甲氏留吁赤狄別種晉既滅潞氏今又并盡其餘黨士會稱人從告夏成周宣榭火傳例曰人火之也成周洛陽宣榭講武屋別在洛陽者爾雅曰無室曰榭謂屋歇前

疏注傳例至歇前　正義曰楚語云先王之爲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知榭是講武屋也名之曰宣則其義未聞服虔云宣揚威武之處義或當然也成周周之下都此榭別在洛陽講習武事則往就之爾雅釋宫云無室曰榭

榭○云闍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李巡曰臺積土爲之所以觀望臺上有屋謂之榭則榭是臺上之屋居臺而臨觀講武故無室而歌前歇前者無壁也如今廳是也公羊以爲宣宮之榭謂宣王之廟也以其中興其廟不毀與左氏異也

秋鄭伯姬來歸冬大有年無傳

傳十六年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鐸辰不書留吁之屬三月獻狄俘獻于王也晉侯請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傅代林父將中軍且加以大傅之官黻冕命卿之服大傅孤卿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

稱舉也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言善人居位則無不戒懼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

疏注代林至孤卿　正義曰晉之中軍之將執政之上卿也大傅又尊於上卿且加大傅以褒顯之禮命臣者皆賜之以服使服而受命傳言以黻冕者黻冕是命孤卿之服故以之命士會也論語稱禹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鄭玄云黻祭服之衣冕其冠也此云黻冕亦當然也黻蔽膝也祭服謂之黻其他服謂之韠俱以韋爲之制同而色異韠各從裳色黻則其色皆赤尊卑以深淺爲異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大夫赤而已大夫以上冕服悉皆有黻故爲言黻冕此亦云黻

冕但冕服自有尊卑耳周禮司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此士會黻冕當是希冕也天子太傅三公之官也諸侯大傅孤卿之官也周禮典命云公之孤四命鄭衆云九命上公得置孤卿一人春秋時晉爲霸主侯亦置孤卿文六年有大傅陽子大師賈佗則晉嘗置二孤

夏成周宣榭火人火之也

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

疏

凡火至曰災 正義曰人火從人而起人失火而爲害本其火之所來故指火體而謂之爲火天火則自然而起不能本其火體故以其所害言之謂之爲災聖人重天變故異其名春秋書災多矣唯此言火耳

秋郯伯姬來歸出

也爲毛召之難故王室復亂毛召難在前年

王孫蘇奔晉晉人復之毛召之黨欲討蘇氏故出奔

冬晉侯使士會

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原襄公周大夫相佐也殽烝烝升也升殽於俎武子私問其故享當體薦而殽烝故怪問之武子會謚季其字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享則半解其體而薦之所以示共儉宴有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物皆可食所以示慈惠也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公謂諸侯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脩晉國之灋傳言典禮之廢久

疏注烝升也升殽於俎　正義曰禮升殽於俎皆謂之烝故烝爲升也鄭玄詩箋云凡非殽而食之曰殽則殽是可食之名切肉爲殽乃升於俎故謂之殽烝　注享當至其字　正義曰若公侯來朝王爲設

享則當有體薦薦其半體亦謂之房烝武子謂已被王享
亦當房烝今乃殽烝故怪而問之　注享則王共儉　正
義曰王爲公侯設享則半解其體而薦之爲不食故不解
折所以示共儉也示共儉與下示慈惠成十二年傳文
注體解至惠也　正義曰王爲公侯設宴禮體解節折升
之於俎即殽烝是也其物解折使皆可食共食噉之所以
示慈惠也其宴飲殽烝其數無文若祭祀體解案特牲饋
食禮有九體則肩一臂二臑三肫四胳五正脊六横脊七
長脅八短脅九此謂士禮也若大夫禮則十一體加脡脊
代脅其諸侯天子無文或同十一　注公謂諸侯　正義
曰五等諸侯揔名爲公故云公謂諸侯言諸侯親來則爲
之設享又設燕也享用體薦燕用折俎若使卿來雖爲設
享仍用公之燕法亦用折俎是王室待賓之禮也周語說
此甚詳王召士季曰子弗聞乎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
立飫則有房烝親戚宴享則有殽烝今叔父使士季實來
唯是先王之宴禮欲以貽女體解節折而共飲食之於是

乎有折俎以示容合好將安用全烝注國語者皆云禘祭宗廟郊祭天地則有全其牲體而升於俎謂之全烝王公立飫即享禮也禮之立成者名爲飫半解其體而升於俎謂之房烝傳言體薦即房烝也親戚宴享則宴享禮同皆體解節折乃升於俎謂之殽烝此傳略而爲文猶是彼意故注皆取彼解之

經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無傳再與文同盟

疏注再與文同盟　正義曰錫我以文六年即位七年盟于扈十四年于新城魯許俱在是再同盟也

丁未蔡侯申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丁未二月四日

夏葬許昭公無傳

葬蔡文公無傳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無傳不書朔官失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

子同盟于斷道斷道晉地秋公至自會無傳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傳例曰公母弟

傳十七年春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徵召也欲爲斷道會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跛而登階故笑之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不復渡河而東獻子先歸使欒京廬待命于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欒京廬郤克之介使得齊之罪乃復命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

其私屬又弗許私屬家衆也爲成二年戰于鞌傳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晏弱桓子及斂盂高固逃歸聞郤克怒故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卷楚即斷道辭齊人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溫執三子不書非卿野王縣今屬河內苗賁皇使見晏桓子賁皇楚鬭椒之子楚滅鬭氏而奔晉食邑于苗地晏弱時在野王故因使而見之歸言於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先君皆如不逮言汲汲也舉言羣臣不信

諸侯皆有貳志（舉亦皆也）齊君恐不得禮（不見禮待）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沮止也）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斂盂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絶君好寧歸死焉爲是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彼齊三人）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吾不既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使反者得辭（反者高固謂得不當來之辭）而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

之晉人緩之逸緩不拘執使得逃去也傳言晉不能脩禮諸侯所以貳疏注跛而登階　正義曰沈氏引穀梁傳云魯行父禿晉郤克跛衛孫良夫眇曹公子首傴故婦人笑之是以知郤克跛也穀梁傳定本作郤克眇衛孫良夫跛　以信齊沮正義曰使沮者之言信也　而又至有焉　正義曰晏桓子等懼晉之命不得已而來恨齊侯之使也今晉不以禮待之而又女執之以成其悔恨言本恨齊今又恨晉齊侯見晉如此將有背晉之心齊若叛晉何利之有言此者勸晉侯免之耳　秋八月晉師還

范武子將老老致仕初受隨故曰隨武子後更受范復爲范武子召文子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文子士會之子燮其名易者實多易遷怒也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

子如祉亂庶遄已詩小雅也遄速也沮止也祉福也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豸解也欲使郤子從政快志以止亂爾從二三子唯敬二三子晉諸大夫乃請老郤獻子爲政

疏注豸解也正義曰方言文

冬公弟叔肸卒公母弟也凡大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以兄爲尊凡稱弟皆母弟也此策書之通例也庶弟不得稱公弟

而毋弟或稱公子若嘉好之事則仍舊史之文唯相殺害然後據例以示義所以篤親親之恩崇友于之好釋例論之備矣

疏 凡大至弟也。正義曰此例毋言凡者前凡明稱毋弟之人適子及妾子之等後凡明策書稱弟者皆毋弟之義公之毋弟見經者鄭段魯公子友衛叔武實毋弟而不稱弟陳公子招昭元年稱公子八年稱弟去公在雖俱稱公子其兄爲君則特稱弟殊而異之親而釋例曰毋弟之寵異於衆弟蓋緣自然之情以養毋氏之睦之既以隆友于之恩亦以奬爲人弟之敬成相親之益也通庶子爲君故不言夫人之子而曰毋弟毋弟之見於經者二十而傳之所發六條而已凡稱弟皆毋弟此策書之通例也庶弟不得稱弟而毋弟得稱公子故傳之所發隨而釋之諸稱弟者不言皆必稱弟也秦伯之弟鍼適晉女叔齊曰秦公子必歸此公子亦國之常言得兩通之證也仲尼因毋弟之例據例以興義鄭伯懷害弟之心天王縱羣臣以殺其弟夫子探書其志故顯稱二兄以首惡使

夫稱弟不聞反謀也鄭段去弟身爲謀首也然則兄而害弟稱弟以章兄罪弟又害兄則去弟以罪弟身也推此以觀其餘秦伯之弟鍼陳侯之弟黃衞侯之弟鱄出奔皆是兄害其弟者也秦伯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傳曰罪秦伯歸罪秦伯則鍼罪輕也陳侯不能制禦臣下使逐其弟傳言非罪非黃之罪則罪在陳侯此互舉之文也至於陳招殺兄之子宋辰率羣卿以背宗國披大邑以成叛逆然不推刃於其兄故以首惡稱弟稱名從兩下相殺也統論其義兄弟二人交相殺害各有曲直存弟則示兄曲也鄭伯既云失教若依例存弟則嫌善段故特去弟兩見其義也若夫朝聘盟會嘉好之事此乃兄弟之篤睦非義例之所興故仍舊史之策或稱弟或稱公子踐土之盟叔武不稱弟此其義也肸非卿非卿則不應書今嘉獲故特書特書猶不稱弟明諸書弟者皆卿也先儒說母弟書惡褒貶既多相錯涉又云稱弟皆謂公子不爲大夫者得以君爲尊棄傳肸非卿乃法所不書書而不言弟非背以君

爲尊也凡聘享嘉好之事於是使卿故夷仲年之聘皆以卿稱弟而行此例所謂凡稱弟皆母弟左傳明文而自違之潁氏又曰臣無竟外之交故去弟以貶季友子招樂憂故去弟以懲過鄭段去弟唯以名通故謂之貶今此二人皆稱公子公子者名號之美稱又非貶所也劉炫云再言凡者前凡據適妻子爲文後凡兼妾子爲君母弟不得稱弟故更言凡也

經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公伐杞 無傳 夏四月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傳例曰自外曰戕邾大夫就鄫殺鄫子

疏 注傳例至鄫子 正義曰杜以會盟之例卿則書名氏大夫則稱人此稱邾人故云邾大夫耳賈逵亦云邾使大夫往殘賊之

甲戌楚子旅卒 未同盟而

赴以名吳楚之葬僭而不與故絕而不書同之夷蠻以徼求名之僞

疏 注未同至之僞 正義曰諸侯之葬魯不會則不書知吳楚之葬爲僭不書者襄二十九年傳稱葬楚康王公親送葬經亦不書故知其不爲魯不會也禮坊記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示民有君臣之別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恐民之惑也鄭玄云楚越之君僭號稱王不稱其喪謂不書葬也公羊傳曰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辟其號者五等諸侯死則稱爵書卒及葬則從彼臣子之辭皆稱爲公若書楚葬亦宜從彼所稱當云葬楚莊王以此僭而不與不得稱王故遂絕之而不書其葬同之蠻夷言其不足紀錄以徼創自求名號之僞同之蠻夷者蠻夷卒亦不書言其不書似之也

公孫歸父如晉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大夫還不書春秋之常也今書歸父還奔善其能以禮退不書族者

非常所及今特書略之
筆曾竟外故不言出
傳十八年春晉侯衛大子臧伐齊至于陽
穀齊侯會晉侯盟于繒以公子彊爲質于
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晉既與齊盟守者解緩故得逃
夏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公不事齊齊與晉盟故懼而乞
師于楚不書微者行秋邾人戕鄫子于鄫凡自虐其君
曰弒自外曰戕弒戕皆殺也所以別內外之名弒者積微而起所以相測量非一朝一夕
之漸戕者卒暴之名疏注弒戕至之名　正義曰弒者試也言臣下伺候間隙試犯其君戕者殘也言外人

卒暴而來殘賊殺害也弑戕皆是殺也所以別內外之名耳釋例曰列國之君而受害於臣子其所由者積微而起所以相測量非一朝一夕之漸故改殺爲弑戕者卒暴之名有國之君當重門設險而輕近暴客變起倉卒亦因事而見戕也臣弑其君子弑其父世之惡逆君子難言故春秋諸自內虐其君者通以弑爲文也春秋弑君多矣其戕唯此一事自弑其君足明無道臣罪之例戕者外人所殺爲無防被害皆是君自招之縱使君或無道其惡不加外國不得從弑君之例也若戰死則書滅此謂在國見殺耳

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成二年戰于鞌是楚於是乎有蜀之役在成二年冬蜀魯地泰山博縣西北有蜀亭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歸父襄仲子欲去三桓以張公室時三

桓強公室弱故欲去之以張大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適謂子惡齊外甥襄仲殺之而立宣公南通於楚既不能固又不能堅事齊晉故云失大援也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宣叔文仲子武仲父許其名也時爲司寇主行刑言子自以歸父害己欲去者許請爲子去之遂逐東門氏襄仲居東門故曰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子家歸父壇帷復命於介除地爲壇而張帷介副也將去使介反命於君旣復命袒括髮

以麻約髮即位哭三踊而出依在國喪禮設哭位公薨故遂奔齊

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

疏復命於介○正義曰聘禮復命之禮云公南鄉使者執圭反命曰以君命聘于某君某君受幣于某宮某君再拜以享某君某君再拜若聘君薨于後歸執圭復命于殯升自西階不升堂子即位不哭辯復命如聘子臣皆哭與介入北鄉哭出袒括髮入門右即位踊是君之存亡皆有復命之法今身將出奔不得親自復命故立介於位介當南面歸父於介前北面執圭復命既復命之後北面哭乃退括髮訖前即位北面哭三踊而出以復命之語語介使知令介以此言告於殯也

春秋正義卷第十七

修職郎新差充致州州學教授趙　君祿點勘